



青龍河水
流不斷

47.7
6

青龙河水流不断

吉林省林业局 编
延吉市文化局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 1/2印张 116,000字

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800册

书号：10091·694 定价：0.39元

目 录

青龙河水流不断·····	裴晓敏 (1)
平凡的岗位·····	刘士忠 (19)
和昨天一样·····	孙宏桅 (32)
长长的森运线·····	刘福亭 (44)
响水河畔·····	刘德昌 (57)
项目问题·····	陈 风 (66)
主人·····	孙宏博 (80)
金达莱·····	龙世寿 (92)
信号灯·····	隋洪润 (103)
红手册·····	金永基 (117)
终身大事·····	杨立新 (127)
胸怀·····	陈洪山 (140)
把关·····	朱洪云 朱洪祥 (150)
铁蛋放蚕·····	刘春生 (161)
晨光曲·····	徐振清 (171)

青龙河水流不断

裴 晓 敏

(一)

柯新背着行李卷儿，右手拎着个帆布水箱，刚劲地走进青龙河大麻哈鱼研究站的大院。他压根不象个乘车颠簸了一天一夜的人：一脸的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两道板刷似的浓眉舒舒展展，一双眼睛闪着快活的光芒，象是一个刚走进新生活的小伙子。

柯新是省水产研究所的研究员。今年，他刚从干校回来，就选定了人工驯化大马哈鱼的科研项目。前些日子，大马哈开始从海里溯流回青龙河了。他按照所党委指示赶到这里，准备与研究站的同志合作进行此项实验。

一进研究站，别人就告诉他，王站长上“五·七”干校学习去了，站里由副站长柳仲勤主持工作，正在试验室。

柯新过去来过研究站，便径直向试验室走去。他顺手推开门，室内的摆设使他大吃一惊，他真怀疑这是研究站的试验室，又不由自主地回过头来，看看门上挂着的牌子：“试验室”。

两扇大窗挂着天蓝色的窗帘。窗前摆着十几盆青翠欲滴

的盆景：水仙、玫瑰、月季、金紫兰、葵红……琳琅满目，散发着扑鼻的芳香。正中长长的实验桌上蒙着洁白的台布。靠西墙摆着两张紫色金丝绒的大沙发，柳仲勤坐在那儿，正怡然自得地修剪一盆葵红：葵红的大叶青得发黑，叶宽足有十公分，对叉开着，象摆起来似的，正中开着两朵红喇叭花。柳仲勤架着一副金边眼镜，鼻尖快触到红红的花瓣了。柯新皱皱眉，在鱼类研究站的试验室竟闻不到他所喜爱的鱼腥味，四壁玻璃立柜里上百个标本瓶里的福尔马林水已是黄浊浊的了。柯新走进去，柳仲勤还没发觉，仍然伸着脖梗，鼻孔丝丝地吸着气，细细地品着花味！柯新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亮嗓子怒气冲冲地招呼道：“老柳！你怎么在试验室里摆弄那玩艺儿！”

细高挑的柳仲勤蓦地转回身，抬头见柯新站在门口，便悠然一笑，慢慢站起来，伸出手：“果然是你柯新老兄，哈哈，真是江山难移，秉性难改，见面不问好，就先开炮了！”他招呼柯新坐下，接着说：“明天，有个中央首长要来参观研究站，我颇费了番心血，才摆成这样。怎么样？香味扑鼻，腥臭全无了吧！”说着，他一摆弄“拨拉香”，又深深沁吸着。

柳仲勤这话要是放在平时说，柯新准会驳得他哑口无言。可今天，他不想让不愉快的谈话扰了自己的好兴头，连忙说：“老柳，得了吧！咱们开门见山。我这次来，准备泡上几年，非叫大马哈鱼搬个家不可。怎么样？你、我、小梅，再加全站职工，齐心干到底吧？”他的手习惯地往空中一挥，又攥成拳头结结实实地砸在桌子上。

柳仲勤却毫无反映地转回身，又“咔嚓，咔嚓”地修剪

起水仙花叶来了。

柯新没有这份好耐性，他劈手夺过剪子，往桌上一放：“老柳，别打哑吧缠，你先表个态，再找来小梅，咱们快核计核计，明天就着手干吧！”

柳仲勤往沙发上一靠，两眼盯着洁白的天花板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柯新，说实话，我不同意省所决定。小梅上捕捞队去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没有看报吗？如今都说走资派在科技界大刮右倾翻案风，省所这时搞科研，我看里面大有文章！”

柯新激动了：“老柳！苏修在海上横行霸道，大马哈鱼快被掠夺尽了，我们再不加速人工驯化，会连大马哈鱼鳞都捡不着的！省所的决定符合国家需要，符合人民需要，有什么可挑剔怀疑的！”

柳仲勤狡黠地一笑：“哼，我不想再让别人指着鼻子骂‘臭老九’了。”

“臭老九！”柯新反感地皱着眉，走到玻璃柜前，敲着标本瓶，兴奋地说：“啥也不干就不挨骂了？我看哪，挂着研究站的牌子，不搞科研工作，人民得点着鼻子骂你！”

柳仲勤的脸微微一红，拉长声调：“老兄，人嘛，总图耳朵清静，我劝你要识得时务，回省里安分守己坐办公室，别招惹是非了。”说完，他又拿剪子“咔嚓”起来。

柯新倏地一转身，额上的青筋一暴老高。说他别的，柯新毫不在乎；叫他识时务，柯新万万不能接受。从小，他就是认准一条道走到黑的犟眼子。他攥紧的拳头直发抖，却竭

力压低声音：“老柳，你是个科学工作者，也信奉这一套？”

柳仲勤抬手腕看看表，拎起黑皮包：“你呀，急水还有回头浪，你却是条土头土脑不开窍的傻鲢鱼。我要上车站接客人了。你先想想，这些年搞业务的吃香吗！？”说完，漫不经心地一拨弄花，潇洒自如地出了门。

“自私自利的偏见！”柯新冲他的背影大声骂着，“呼”的一声关上门。随后，他抱起那些栽着水仙花、月季、金紫兰、拨拉香、仙人掌等的花盆，统统堆到旮旯里。一把抓起那洁白的台布，塞进玻璃柜。又从水箱里拿出腥味扑鼻的胶质工作服，挂在墙上。最后，推开四扇大窗户，望着远处象一条银链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青龙河，深深吸了口潮湿、寒冷的晚风，烦恼地想：“柳仲勤还是没有改老秉性：圆滑、世故、投机、自私，但却能从风行一时的谬论中找到牟取私利的借口……。”

“柳仲勤！柳仲勤！”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传了进来，瞬间，门推开了，闯进个瘦小、粗悍的老头。他膘膘柯新，一扫实验室，“嘿嘿”一笑，“这才象个样！”回身就走。

柯新认出来人是青龙河上出名的老渔工、父亲的老朋友田大叔。他连忙跨前一步，惊喜地叫道：“田大叔，你不认识我啦？”

老田头一愣，他上下左右打量柯新，随即扳着柯新的肩膀使劲摇晃起来：“哎呀，小新子，你可回来啦……几年不见，你也胡子拉扎了，我都不敢认。哎，早回来两个月不就赶上你爹死了吗……”

柯新眼眶一热。两个月前，他正受到莫名其妙的非难、

攻击，连行动也不能自由……他回身从书包里取出两瓶药：

“大叔，你腿好些？这药治关节痛挺见效！”

老田头紧紧把药攥在手里。突然，他生气地一摆手：“嗨，我这老胳膊老腿不值个治。你快替我看看小马哈鱼吧！柳仲勤这个管业务的副站长，心思不在这，都不到渔塘站站脚。水不放，塘不清，小鱼染上了水霉病，快死没啦！”

柯新一听，心里顿时“格登”一愣，今年全靠这池鱼苗搞人工驯化实验呢。他跟着老田头，三脚两步赶到渔塘房。

渔塘里，水哗哗地淌着，泛起层层涟漪，不少小鱼鳊聚在渔塘四壁，黑色的鱼体上长着白花花的小毛毛，水面有几个翻着白肚皮的死鱼。

柯新如万箭扎心，一拳砸在塘沿上。他紧抿着嘴，下牙床拚命抵着上牙床，抓起老田头递过来的瓶瓶罐罐，配了一大盆消毒水。

当老田头打捞上一条条死鱼时，柯新终于忍耐不住了，他怒睁双目，眉心刻上三道深沟般的川字纹，脸色铁青，吼了一句：“我请他来看看！”就一阵风地冲出去找柳仲勤了。

不久，柯新沉着脸回到渔塘房，他一言不发，蹲在池边，一条一条地捡起地上的死鱼，放进标本瓶里。

刚才，他直奔车站，终于在一群前呼后拥、谈笑风生的人中看到了细高条的柳仲勤，只见他谦恭地哈着腰，阿谀地笑着。正中那个趾高气扬的客人还不断地拍着他的肩膀。正在这时，柯新过去大声招呼柳仲勤，柳仲勤只冷冷瞥了眼柯

新，转身扶客人进了久已迎候的“小面包”，随手重重地关上车门，走了。

老田头舀起一尾尾翻白的小鱼苗，放入消毒盆，嗡声嗡气地说：“甭想指靠他，一池鱼都死净了，他也不会动动心的。哼，听说上头还有人要树他当什么典型，这几天抖的都忘了爹娘的姓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憋了一肚子气的柯新竟双手一捂面，象孩子般嚎啕大哭起来。

老田头愤愤的。他把一个瓶子递给柯新，里面是条七、八寸长的小马哈鱼标本：“这是你爹临终前托我捎给你的。唉……你爹在青龙河上捕了一辈子鱼啊，眼看这几年老毛子仗着机器好，霸海口，占鱼源，下电网，闹得大马哈干脆回不来青龙河，真是憋了一肚子气。他年年让柳仲勤留些鱼苗搞驯化，可柳仲勤根本不上心。你爹就偷偷撒了些鱼苗在后面大泡子里，今年一化冻，他看到这些鱼苗长成了，真高兴，便捞上一条，泡在福尔马林水里，要上省里找你去，不料，病大发了……”老田头的声音嘶哑了，他的手重重地搭在柯新肩上，一双深裹在皱纹里的眼睛发出坚毅的光芒。

柯新把两只瓶子都放进小挎包里，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说：“大叔，等这边弄完，你领我去看看孵化塘吧，我想再饲养几条大马哈鱼，好积累些资料。”

(二)

天刚亮，柳仲勤揉着惺松的睡眼出了门，心里象喝

了蜜一样甜。

前些天，省所来电话通知他，柯新要来站里进行人工驯化大马哈鱼试验。他心烦意乱透了，实在打怵与柯新共事。早在上大学时，他就同柯新老死不相往来。大学四年，他厌恶柯新身上的鱼腥味，更害怕柯新的脾气。有一次，一位教授在阶梯教室里高兴地念着柳仲勤写的一篇论文，柯新却拿着一本外文杂志走上前去，当众指责他的剽窃行为，弄得柳仲勤当场丢丑，人人嗤之以鼻。大前年秋，站里人工繁殖大马哈鱼苗，柳仲勤又吃了柯新的亏。那时，县里张主任的老婆坐月子，他想弄点大马哈鱼籽送去。他刚从孵化塘捞上一网鱼肝油丸似的鱼籽，就让柯新抓住了手……

现在，正逢大马哈回河，春天的大马哈，真是肉肥味美！柳仲勤早就向不少人许了“愿”，这回柯新一来，又得砸锅！现在，所里正在轰轰烈烈开展运动，他给省所运动办公室写了封信，给省所党委扣了不少帽子。

前天，他接到科教组一位在省所抓运动的首长亲自挂来的电话，肯定了他写给运动办的信，并告诉他，他要专程前来视察。

没想到，柯新如期赶到了，而且脾气照常，使柳仲勤得志之际，不免心寒。上车站接来首长后，柳仲勤才笑逐颜开。首长对省所党委很不满意，认为今年批准柯新等人的科研项目是用科技压革命，是保护走资派的行径，是支持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。

柳仲勤走进研究站，就直奔试验室。今天首长要来参观，他特意写了一叠子新标签，准备贴到七、八年前采制的

标本瓶上。

推开试验室的门，柳仲勤“呀”地一声惊叫，踉踉跄跄扑了过去。天哪，那些心爱的盆景怎么都堆在旮旯里啦？仙人掌的叶拆了，粉红的水仙花瓣抖落了……他的心气得都要碎了。忽然他看到了墙上挂着胶质工作服，眼前马上晃过了柯新那张倔强的脸。他冲过去，一把扯下工作服，神经质地揉着，搓着。

这时，柯新端着两个瓶子走了进来，一双眼睛闪着寒光，黑青色的脸上透着一股怒气。柳仲勤呆住了。

柯新大步走过来，把那个盛死鱼的标本瓶“嘭”地往桌上一放，低沉有力地说：“柳仲勤，你不配当科研工作者！”说完，转身走了。

柳仲勤估计柯新去渔塘屋里了，随着来到这里。

老田头见柳仲勤来到，手提长杆鱼网走了出来，满脸怒气，比划着说：“柳副站长，你看看吧！……”柳仲勤知道老田头的火爆性格，脾气来了，他会不顾一切的。连连说：“老田大叔，我有事，一会儿来！一会儿来！”便瞅空子走了。

柳仲勤顺着“哗哗”的淌水声来到了常年关闭的孵化塘，看见了柯新。屋里阴冷潮湿，屋角还残留着白霜，墙上挂着斑斑水迹，由于久不通风，一股霉味扑鼻而来。柯新穿着件深兰色运动衫，蹲在渔池子里，手拿大板刷，奋力刷洗着池子四壁的青苔，自来水在他脚底下哗哗流淌着。

柳仲勤心里“格登”一下。他站在塘沿上，点燃一支烟抽着，忍着内心的创痛，喊道：“柯新。”

柯新无动于衷，仍低头刷洗渔池。

柳仲勤嗓音更大了：“柯新，我昨天接来的首长，就是在你们所指导运动的那位领导，他知道你来到这里，非常生气。”

“刷！刷！刷！”回答柳仲勤的又是一阵刺耳的刷洗声。隔了好一阵，柯新把渔池刷净了，才双手一撑池沿，从鱼塘跳出来。他轻松地甩掉手上的水珠，正眼不瞧柳仲勤，“你那位首长，我们早就较量过啦！”说着，向水龙头走去。

柳仲勤歇斯底里地叫着：“你别忘了，你是白专典型！”

柯新憋住怒火：“我呀，认准了要走的路，谁也挡不住！”他拧大水管，空荡荡的屋子里顿时回响着震耳的哗哗声，柯新舒了口气，听不清柳仲勤那刺耳的嚎叫了。

(三)

第二天清晨，柯新和老田头坐着研究站的卡车去捕捞队。

当青龙河出现在柯新眼前时，他扔下水箱，象孩子般地扑了过去。

四月的青龙河畔，寒意沁人，河面升腾着团团白呼呼的水气，河里的冰块随着呼啸的河水奔腾而去；岸边柳丛中，几只野鸭子“叽叽咕”地叫着，扑拉着翅膀飞走了。柯新蹲在河边，捧起一掬冰凉的青龙河水，先痛痛快快地洗把脸，再咕噜咕噜喝上几大口，望着这条家乡的河出神了。

他自小就爱跟父亲在青龙河上打鱼摸虾，撑船下网，走遍了这条河上的沟沟汊汊，终于成了样样家什拿得起放得下



的小渔工。那时候，青龙河大马哈鱼可多了，尤其到了下雨涨水时，晚上就能看到银光闪闪的大马哈鱼噗嗵噗嗵直窜高。柯新打心眼里喜欢大马哈鱼那种凶猛顽强、逆流直上、宁死不回头的性格。有一次，他领了帮小孩，把一条六、七斤重的大马哈偷偷放进村后大积水塘里，想养活它。结果，暴烈的大马哈竟活活撞死在塘壁的石头 上，脑袋撞得稀巴烂。

一晃就是十多年，青龙河水还照常哗哗地流着，大马哈却罕见了。柯新不禁对着自己的水中倒影，烦躁地叹了口气。

他站起身来，向工棚走去，正碰上急急忙忙跑来的老田头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小新子，快去找你妹妹吧！柳仲勤这小子先赶到这里啦。我一到工棚，他正对大伙胡咧咧呢，说你是‘白专典型’，来这是以科研压革命，破坏这场政治运动，嗨，一大套呢！我眼扫了好几圈，就是没看着小梅，一打听才知道，柳仲勤给小梅一本啥册子，又嘀咕了半天，小梅的脸就变色啦！”

柯新冷笑了一声：“他想在柯梅身上打主意？！哼！”老田头将水箱和旋网往柯新手中一塞：“去吧，顺青龙河找找去，小梅脑瓜子简单，得给她开开窍，我上鱼亮子看看。”

柯新顺着青龙河走去。他想，这个当年上树掏雀、下河摸鱼的假小子，今年水产学校毕业生，能看透柳仲勤的用心吗？他真为妹妹捏一把汗。

“哥哥！”从附近的柳丛中走出来一个姑娘。她穿着合身的军装、兰裤，黑红的脸上透着忧虑的神情，一汪清水般的

眼睛黯淡无光，声音嘶哑了，这正是小梅。

柯新忙走过去，仔细端详着她：“怎么啦，小梅！”

柯梅一声不吭地垂下头，手往后一背。

柯新眼尖，劈手夺下柯梅攥在手中的小册子，原来就是省所某些人编造的所谓《风源在哪里》那篇调查报告。

柯新翻开一页念道：“嘿嘿，听听，‘柯新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……追求成名成家……并得到党委某些人的公开支持。’真是肆意颠倒黑白，寡廉鲜耻的家伙。”说完，他咬着牙关，“妹妹，我们世代住在青龙河边。今天，大马哈鱼被苏修掠夺得快断子绝孙了，我们搞人工驯化，让大马哈在内陆安家、生长，难道这就是走白专道路、成名成家吗？！”

“哥哥！”柯梅吃惊地看着柯新。

“你不要相信这派胡言！”

“……”柯梅咬着嘴唇，神色迷茫痛苦。

“你应该坚定些，不理睬他们，回站里参加人工驯化实验吧！”

“不。哥哥，你让我好好想想吧……”她双手一捂脸，坐在柳丛中不吱声了。

“柯新！”远处传来了呼喊声。柯新叹了口气。他拍拍妹妹的肩膀：“是应该好好想一想，我等着你！”说罢转身走了。

天已不早了，二十几名捕涝工都穿着水裤，却抱着胳膊站在青龙河岸边，正和柳仲勤僵持着什么。几个眼快的小伙子见柯新走来，欢快地喊道：“老柯快来，上来大马哈了。”

原来，是鱼亮子挡住了一条大马哈。柳仲勤一看，便命

令渔工们下河拉网捕鱼，可是捕捞工们要捕活的，留给柯新试验用。柳仲勤气得直跺脚，干着急，没办法。

柯新含着泪花，从一个渔工手里接过旋网，卷卷裤腿下了水。

四月的江水还是刺骨的凉。他浑身一激愣，精神猛地抖擞起来。他提起旋网，眼不眨，手不抖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网儿脱手飞出，不偏不倚地扣住了那条大马哈……

柳仲勤眼看到手的大马哈，竟变成柯新的箱中鱼了，气得浑身直哆嗦。

这时，河边又发出一声惊叫：“看！看！又上来一条大马哈！”大家顺那渔工的手看去，只见远远的水面上，突然分出条水道，象支飞箭似地飕飕而来，站在岸边的柯新又打开帆布水箱，手臂又挂好旋网。柳仲勤咬着牙，发疯地一把一把撸着身边的柳茅子，柳叶纷纷扬扬飘落一地……忽然，他眼前一亮，见地上有一把生了锈的鱼叉！他扑了过去，悄悄地捡起来。但是，看到人们紧紧地围着柯新，一寻思，又悄悄把鱼叉放下了。

柯新紧张地迎候着。大马哈鱼破流斩浪，顶着滚滚奔涌的青龙河水，直冲过来，两行浪花向前迅速地跳跃着，转眼，已经能看清在水面一晃一晃的红鳍子了。柯新屏住气，渔网脱手甩出，顿时，一柄白色的蘑菇伞徐徐而落，稳稳地罩住了大马哈……

老田头出现在岸上，大声地指挥着：“新子，稳住神，慢点收！”

凶暴的大马哈，在网里劈哩啪啦地直窜高，溅得柯新满

身都往下滴答着水。他敛声屏气，慢慢地收着网。最后，猛地一提网，一条戴着五采昏晕的大马哈鱼落进了岸边的帆布水箱，柯新惊喜地叫着：“大叔，这是条孟苏大马哈呢，比驼背子稀罕，嗨，太有价值了……”

岸上、水中，顿时爆发起一阵开怀的欢笑。

(四)

夜里又突然降了一场严霜，搅得天地间寒浸浸、白茫茫的。柳仲勤却冒着霜晨的寒冷，推开了研究站凝满霜花的大铁门。

晶莹的霜花悄悄地钻进了窗隙、门缝，研究站里寒气袭人。柯新合衣躺在值班室大炕上，鼾声如雷。

孵化塘屋内，水声哗哗。塘心的水轮机擦洗一新，“突突”作响，旋转的风叶搅得水团团转，活象青龙河里奔腾不息的急流；两条五彩斑斓的大马哈在飞溅的水花中自由自在地游动着。柯梅坐在塘边，两手托腮，怔怔出神，她的脑子里塞进了一团乱麻。

昨天，柯新离开捕捞队后，柳仲勤又找柯梅作了一番长谈，要柯梅立即回研究站，帮助柯新认识错误，同时准备放流小鱼苗。这个热情、活泼、纯真的姑娘，深深陷入了痛苦、忧虑中。她尊敬、爱戴哥哥，从来都为有这么个兄长而感到自豪。如今，哥哥竟成了“白专典型”，她根本不相信。可是，那白纸黑字写得分明，柳仲勤又振振有词，无瑕可击，柯梅迷茫了……。最后，天已经漆黑一团了，她才决